



1 4
1555
56



游宦紀聞



門 4
號 1555
卷 56

游宦紀聞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末

游宦紀聞序

僕自卅角隨侍宦游便登青天萬里之蜀及壯走江湖
無寧歲聞見雖稍廣性天不靈隨卽廢忘紹定改元適
有令原之戚閉門謝各因追思捉筆紀錄不覺盈軸以
游宦紀聞題之所以記事實而備遺忘也嗣有所得又
當傳益之云鄱陽張世南光叔

游宦紀聞序

知不足齋叢書

游宦紀聞卷第一
抱經堂主人手校本
鄱陽張世南

游宦紀聞卷第一

抱經堂主人手校本

鄱陽張世南

書云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
歲三百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
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歷
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
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日常三時世南始
得其說未以為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
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
今歲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奇三
時所奇三時卽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
滿三百六十日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
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十
七日有奇已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卽
爲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朞之一
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鄱陽爲郡文物之盛甲於江東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
餘干都頡作七談一編敘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徐
濯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今不復存矣嘉定乙
亥史守始延郡之前輩訪問彙聚而爲圖經然登載
亦未詳盡如秋薦五十有五人殊無確然之說世南
嘗聞之先生長者云舊額三十五人自范文正公守
此邦通榜渾化驟增員數此說盛行牢不可破是亦
口耳之傳有故舊家藏元祐五年解榜止三十有三
人在文正公之後又德興縣開山記載宣政開撥弋
陽縣建節鄉入本縣分割苗稅而信州減兩名解額

歸饒以此可見人言之妄嘗試考之蓋自大觀興三
舍試番士寔盛以在郡學人數定貢士額歲貢一十
八人半後罷貢法行鄉舉合三年大比積計五十五
人半遂爲定制此說載之國史及法律學令南渡後
西北流寓士人每郡科場各舉二人紹興丙子罷流
寓八本貫額諸郡各增其二惟饒以額寬故仍舊云
今日者所用百中經乃從唐顯慶壬寅年壬寅日積算
起欲知其法但看某年下得若干數以六十除之不
及六十數然後在寅上數上一數逆行間一位是

第二十下倣此則知本年正旦得何日辰假令辛巳

七十三數以六數除之先除

又除四六二十四除二千四

百又除六九五五百四十剩三十三數自壬寅數到壬
申計三十位又自壬申數下第三位則旦日爲甲戌
他倣此欲知每歲逐月旦日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
次月望日卽是後九年前一月旦日毫髮無差乃知
數學有捷法此亦一端也

圖經本草人家最不可缺醫者處方則便可知藥性飲

食果菜則便可知避忌然其閒有常用之藥而載以
異名卒難尋究鄱郡官書有本草異名一篇盡取諸
藥它名登載似覺繁冗今摘常用者書于此以備博
知荆芥曰假蘇香附子曰莎草根金鈴子曰練實訶
子曰訶黎勒花謝欲結子爲風吹墮者曰隨風子嘉
禾散所用者是也今醫家只以緊實小訶子代之山
藥曰薯蕷一名玉延簡齋嘗作玉延賦蒼耳曰葉耳
實馬藷花曰蠶實仙靈脾曰淫羊藿牛蒡子曰惡實
茴香曰懷香子破故紙曰補骨脂乳香曰薰陸香柏

子仁曰柏實淺雪花曰紫葳餘甘子曰菴摩勒菱角
曰芡蘿蔔曰菘菹已上藥名閒亦有醫者所未盡知
余童子端蒙鄙之樂平人由學省登紹興戊辰第幼學
已能文同里項氏極愛重之欲納爲壻其意未決余
一日來訪項謂曰偶得寫景句云杜宇一聲春晝永
午夢驚殘子能對否余應聲云黃鸝百轉曉風清宿
醒消盡項大喜卽以女妻之仕至蘄守其族子永之
爲世南言永之亦能詩者

劉過字改之能詩詞流落江湖酒酣耳熱出語豪縱自

謂晉宋閒人物其詩篇警策者已載江湖集尤好作
沁園春上稼軒詞已見岳侍郎珂程史最為辛所喜
今又得數篇其一黃尚書由帥蜀中閣乃胡給事晉
臣之女過雪堂行書赤壁賦於壁閒改之從後題一
闕其詞云按漕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
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拆小小籃輿傍柳題詩穿花覓
句嗅藥攀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
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
籠素壁西山句好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

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後黃

知為劉所作厚有饋

案龍洲詞題云蘇州黃尚書同夫人惠齋遊報恩寺。皇

宋書錄載此詞按此作緩轡自拆作自策覓句作勸酒蒼松作松篁信風景作算風景想東坡賦就作記東坡賦好素壁作舊壁句作好作句妙晴珠作晴虛揮毫處作孟行處雪壁作醉墨壽皇銳意

親征大闢禁旅軍容肅甚郭杲為殿巖從駕還內都
人昉見一時之盛改之以詞與郭云玉帶猩袍遙望
翠華馬去似龍擁千官鱗集貂蟬爭出貔貅不斷萬
騎雲從柳營開團花袍窄人指汾陽郭令公山西
將算韶有種五世元戎旌旗蔽滿寒空魚陣整從

容虎帳中想刀明似雪縱橫脫稍箭飛如雨霹靂鳴
弓威撼邊城氣吞強敵慘愴塵沙吹北風中興事看

君王神武駕馭英雄郭餽劉亦踰數十萬錢案此詞龍州詞

不載又送孫季和云問信竹湖孫自號竹如之何如何不

歸道吳山越水無非佳處來無定止去亦何為莫是

秋來未能忘耳心與孤雲相伴飛關情處向南山寄

傲北澗題詩人生了事成癡算世上終無真是非看

雲臺突兀無君子者雪堂零落有美人兮疎雨梧桐

微雲河漢鍾鼎山林無限悲陽山縣問昌黎負汝汝

負昌黎

案龍州詞何為作何之莫是作只怕心與孤雲相伴飛作心與輕雲一樣飛關情處作愁

無奈向南山寄傲北澗題詩作北澗寺傲南澗題詩終無作久無看雲臺作恨雲臺負汝作誤汝汝負生

誤又嘗於友人張正子處見改之親筆詞一卷云

子秋子求牒四明嘗賦賀新郎與一老娼至今天下

與禁中皆歌之江西人來以為鄧南秀詞非也老去

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如何消遣衣袂京塵曾染

處空有香紅尚軟料彼此魂消腸斷一枕新涼眠客

舍聽梧桐疎雨秋風戰燈暈冷記重見樓低不放珠

簾捲晚妝殘翠蛾很藉淚痕留臉人道愁來須帶酒

無柰愁多酒淺但託意焦桐紈扇莫鼓琵琶江上曲

怕荻花楓葉俱淒怨雲萬疊寸心遠

改之自號龍洲
○案龍洲詞如

何消遣作怎生消遣秋風戰
作秋聲顛記重見作記初見

余儔字季倫號癡齋吾鄉詩人也章泉先生雅愛之作
書使袖訪韓仲止及門候謁甚久將命者出扣所由
來久猶未出余題二詩壁間云謁入久不出兀坐如
枯荻蒼頭前致詞問我何因來士節久彫喪人情易
嫌猜本無性命憂不去安待哉其二云名聞由昔者
禮進合欣然古有不屑教意令加後鞭尚書八座貴

吏部一燈傳驚代文章伯曾容賈浪仙已乃拂袖去
仲止見詩遣人追之余竟不返余有詩集號蛙吹藏
於家云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嘗觀歸田錄
載歐公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聖
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
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
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春聖庫庫中有翡翠琰一
隻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

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細搗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搗之已而衆藥篩盡犀屑猶存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爲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內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投白中急搗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夷堅志載虞雍公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瀉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二人被服如仙官延坐視壁閒有韻語藥方

讀之其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腳不泄則痢不痢則瘡獨鍊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法治之醫家大錯如方服之遂愈世南在蜀中徧訪林下人求獨鍊法鮮有能者忽一日得青城山道友傳授云丹經謂捉得龍伏得雄言雄黃見火則飛走爲煙焰最難伏也其法用雄黃不拘多少研細甘鍋火內煨令通紅取出搗雄黃末入焰硝內急用桃枝攪轉卽成水矣急傾出瓦碟內微側碟子則清者一邊俟凝取出去麤者研細以宿蒸餅爲元如菘荳大每服

三元至七元如前法服雄黃末一兩大約用焰硝一錢此乃丹竈家祕法得之甚艱古人云施藥不如施方故詳記之

大字用松煙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太一宮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黃明水膠半兩許用水一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蜆殼研至五色見滓作再添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薑自然汁少許或鎔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世南家藏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跡其間有觀敬賀子允學士尊兄正口高郵秦觀手狀庭堅奉謝子允學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黃庭堅手狀末謹候謝子允學士見二月日著作郎兼國史院檢討張耒狀補之謹謁謝子允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晁補之狀汝礪參候子允校書同舍以次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時惟彭公爲中書舍人餘皆館職也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稱主人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

湯官新開卷一
氣味將之以誠今人觀之宜泚頽矣野處先生嘗跋
此碑謂子允不知爲誰嘗攷之常立字子允當時亦
在館中當是講常無疑而野處偶未詳也世南家又
藏彭公北山編紙皆治平四年士夫往還書狀有醫
博士程昉右昉謹祇候參節推狀元伏聽裁旨牒件
如前謹牒治平四年九月日醫博士程昉牒如此類
者數紙如冬至年節月旦凡在外官皆以狀至其長
吏有賀冬狀一幅云泗州軍事推官將仕郎試祕書
省校書郎權保信軍節度推官彭汝礪右某啓伏以

暑運推移日南長至恭惟發運學士膺時納祐與國
同休某限以職局所拘不遑躬詣堦墀祇候陳下
情無任惶懼之至謹具狀申聞謹錄狀上牒件狀如
前謹牒年月日具位某牒與今大異

今醫家脩製藥品往往一遵古法如本草炮炙及許學
士方前所載亦既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
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泡少時則易去今只以
銀石銚火上微烙隨手漸剝極易爲力又不爲湯漬
去藥味乳香沒藥最難研若作元子藥則以乳鉢研

游宦紀聞卷第一
略細更入酒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滓腳若酒糊元
則入酒研若以麪則入水研甚省力而易細且不飛
走虧耗分兩

游宦紀聞卷第一

游宦紀聞卷第二

鄱陽張世南

唐鄱間多大柿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模橙
置其中則紅爛如泥而可食椹梔可代模橙用此
歐公歸田錄所載但江南人不識椹梔世南侍親官
蜀至梁益間方識之大者如梨味甜而香用刀切則
味損而黑凡食時先以巾拭去毛以巾包於柱上擊
碎其味甚佳蜀人以椹梔切去頂剝去心納檀香沈
香末并麝少許覆所切之頂線縛蒸爛取出俟冷研

如泥入腦子少許和勻作小餅燒之香味不減龍涎
金橘產於江西諸郡有所謂金柑差大而味甜年來商
販小株才高二三尺許一舟可載千百株其實累累
如垂彈殊可愛價亦廉實多根茂者才直二三鏹往
時因溫成皇后好食價重京師然患不能久留惟藏
菘豆中則經時不變蓋橘性熱豆性涼也

世南嘉定甲戌侍親自成都歸夔門官所舟過眉州見
釣於水濱者卽而觀之籃中皆大蝦蟆兩兩相負牢
不可拆極力分而爲兩旋卽相負如初扣釣者云市

闕以爲珍味乃知成都人最貴重以料物和酒炙之
曰炙蟾親朋閒更相餽遺者此也辛巳侍親守西陽
一日遊郡圃池岸亦有相負者數十對沅陵胡宰留
枯蒼人聞之亟令人捉去謂其鄉里以爲珍品名曰
風蛤子世居德興有毛山環三州界廣袤數百里每
歲夏閒山傍人夜持火炬入深谿或巖洞閒捕大蝦
蟆名曰石撞鄉人貴重之世南亦嘗染鼎其味乃巨
田雞耳扣捕者云奇而非羈又與所見者異矣坡公
眉人恨不脫得錦襖子卽此物也世南嘗觀文選左

太冲吳都賦曰乘鱉鼉鼉同鼠共羅劉淵林注云鱉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嘗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鱉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為上黔蜀次之此

本草所載云然世南頃游成都藥市聞多見之詢所

出云來自黎雅諸蕃及西和宕昌案元本石誤巖亦諸蕃寶

貨所聚處五羊桂筦桐城亦有之往往皆來自蕃舶

又有所謂河北山犀紋麤而不光要之數處皆非所

出乃所聚耳犀似牛猪首大腹腳有三蹄色黑好食

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頂一角或云兩角或云一角郭

璞爾雅注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

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隋他果反亦有一角者嶺表錄

異曰犀有二角一在額上為兕犀一在鼻上為胡帽

犀牯犀亦有二角皆為毛犀而今人多傳一角之說

向在蜀見畫圖犀之形角在鼻上未審孰是此數種

俱有粟紋以麤細為貴賤貴者有通天花文犀有此

紋必自惡其影常飲濁水不欲照見也文理絕好者

有百物之形或云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

犀腦上角千歲者長且銳白星徹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雞故曰通天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雞見卽駭其真者刻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俗所謂離水犀者是也犀胎時見物象戾天則形於角上故云通天有倒插有正插有腰鼓插倒插者一半以下通正插者一半以上通腰鼓插者中斷不通其類極多皆以爲奇異故波斯呼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言難識別也犀中最大者曰墮羅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額角其花多作

撒豆斑色深者堪作帶勝斑散而色淺者但可作器皿耳或曰兕是犀之雌者未知的否又曰犀之佳者是特犀紋理細膩斑白分明俗謂斑犀服用爲上然入藥則不如雄犀也凡犀入藥者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爲勝其角尖又勝方書多言生犀相承謂未經水火將廉湛反熾者是或謂不然蓋犀有捕得殺而取者爲生犀有得其蛻角爲退犀亦猶用鹿角法耳唐相段文昌門下醫人吳士臯因職于南海見舶主言海中取犀牛之法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猪羊棧其犀以

前脚直常依木而息植木久必蠹犀忽倚焉即木折
犀倒而因斃之取其角又云犀每自蛻角必培土埋
之海人跡其處潛易以木角若直取之則犀徙去別
山迹跡不可尋已未知今之取犀角果如此否異物
志云山東海水中犀牛樂聞絲竹彼人勸樂犀則出
祥符間老璫李德永撰點頭文一編其間有論犀帶
至貴者無出於黑犀謂生犀徹骨黑者名黑骨犀不
經湯火只如餅餡斲四邊取方爲鉸具其文頭或如
桑椹或似狗鼻以墨蠟刷之自然光潤性全脂脈在

內兼無皴裂四邊雲頭兩脚直者是也不拘點螺特
牯點謂無紋螺謂紋旋特紋細牯紋大而勻或每一
粒紋尖上更有一眼者佳也又有赭黃犀須是裏外
透明瑩淨如真金色者至寶也又一說犀有二種曰
山犀曰水犀水犀少見五谿記云山犀者食竹木小
便竟日不盡夷獠以弓矢採取故曰黔犀大率犀之
性寒能解百毒世南友人章深之病心經熱口燥唇
乾百藥不效有教以犀角磨服者如其言飲兩碗許
疾頓除成都雙流縣有一匠者能以牛角造通犀但

刻畫太過真易為人所識別然色澤粟紋自有不可

揜者并邑閒市語謂犀下品為鬼犀乃死犀角其紋

色絕不堪也案解四邊劈指上聲疲也於義無取疑

淳熙丁酉議者以混補太學人數猥冗遂立待補太學

生之法以終場人數定其額百人取三繼又倍之預

選者案此處似有脫誤是亦薄收場屋之效時多嘲謔之語

獨司業計公衡名之曰貢餘九覺雋永

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十隻以阜莢半挺置其中則

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鹽白而廉僕輩貪利

以箬盛貯邸翁曰塗中走瀟將若之何授汝一法可

煨阜莢一挺置其中則無慮矣試之果然

凡衣帛為漆所澆即以麻油先清洗透令漆去盡即以

水膠鎔開少著水令濃以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

與油相著即如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為油污石膏

火煨研細糝汚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此

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已試之效

驗漆之美惡有隲括為韻語者云好漆清如鏡懸絲似

鈎鈎撼動虎斑色案商刻作琥珀色打著有浮漚驗真桐油

之法以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則如鼓面
鞞圈子上纔有偽則不著圈上矣

雄黃雌黃出階州雄黃好者如雞冠色透明可愛雌黃
佳者成葉子如金色入乳鉢內研頃刻成粉色極鮮
麗與韶粉相忌繪事不可用二物稍相親則色淪胥
而黑向在蜀曾令畫工用之卷藏數月已而展翫其
色果然工亦不曉雌黃硃砂中皆有水銀韶粉
乃鉛燒者水銀見鉛必黑

斬春鐵錢監五月至七月號爲鐵凍例閣鑪鑄本錢四
可鑄十鐵炭稍貴六可鑄十工雇費皆在焉其用工

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錢作末曰排整作以一
監約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鑄一萬緡一歲用工九
月可得二十七萬緡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
佐字希元端拱元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
字嘉謀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
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緡與父省華同日
改祕書丞故唐夫有啓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
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吾鄉三淇皆忠宣

公皓子也兄弟連口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适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廬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掖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二事實為六朝儒林榮觀之盛

韻略中無打字已詳見歸田錄中但於廣韻梗字韻中音德冷又都挺切今俗談謂打魚打水打船打繳打量之類於義無取沙隨先生云往年在太學爐亭中

以此語同舍有三山黃師尹曰丁當也以手當之也

其義該而有理無不字但於有字韻中音俯九又九

字韻中音万鳩禔字亦常用者徧檢字書皆無之尖

字韻中亦不載

盧文弼曰案禔古但作退尖古但作攸廣韻有尖字

東坡謁呂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盆
參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
者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
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世南嘗疑坡寓言以
諷呂未暇尋閱質究偶因見嶺海雜記有載六目龜

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黃花圓長中黑與

真目排比端正不偏子細辨認方知為非真目也

陳案

與義石龜詩云道人莫欺此龜無六眸胡仲孺注云江賦有龜六眸唐先天中江州獻六眸龜

蜀之岷山有焦夫子國初時人亡其名以博學教導後進故世以夫子稱貌陋且怪長目廣鼻虬髯垂瘦性率不自飾雖冠帶往往爬搔捫虱然為歌詩有驚人句今蜀人止能誦其一聯云兩輪日月磨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熙寧中文與可因至天彭館於徐公園盃酒談笑中肆筆成夫子像於亭之壁曲盡寒酸態

度元豐壬戌郡守聶子固懼其歲久隱晦漫滅遂徙其壁于郡圃凝翠亭今不復存矣有石刻在世南嘗得其本今人但見與可枯木竹石未嘗見其為人物坡公謂與可詩文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誠哉是言也

蜀昔有術士精於談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五行試其術荅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威強其筆于楮以為它日證驗於是索筆特書云目今斂板鞞躬已見二千石在後衆莫不謹然哂之且謂云是乃

游宦紀聞卷第二
挽米舟一水手何為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矣
請細思之衆方悟斂板鞠躬之說莫不為之一笑
今之作倅者皆借緋堂除知縣亦借緋太守則借紫謂
已經賜緋則借軍監則仍緋邊郡節鎮不俟賜緋可
借紫謂之罔借先作州會借紫後得軍則仍服緋此
皆甲令定制比年張嵩先知嘉興府後知建昌軍遂
申朝廷云前任已蒙恩借紫今任欲乞仍舊旨從之
遂為定例

游宦紀聞卷第二

游宦紀聞卷第三

鄱陽張世南

泊宅編云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
實生桐沙隨先生云以世事觀之殆未然也齊民要
術曰凡種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餘皆生杜段氏
曰鶻生三子一為鴟禽經曰鸛生三子一為鶴造化
權輿曰夏雀生鶻楚鳩生鶻案元本誤鶻南海記曰鱷生
子百數為鱷者才十二餘或為鼉為鼈然則堯之有
丹朱瞽瞍之有舜鯀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又有管

蔡奚足怪哉先生又嘗謂桂生桂桐生桐者珎之常也生異類者理之變也先儒謂揚雄宜有後張湯宜無後然則人之私智安得必之於天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斯言盡之矣

昔人有誠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德此忠厚之至也然一時出於中心至誠未嘗深放字所以表德也古人以為美稱殷人以諱事神而後有字儀禮子祭父云敢昭告于考伯某父稱字也子思子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曰云云爰益之姪問益曰絲能日飲幾何近世

子由與坡公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中稱中立先生非若今世俗既諱其名又諱其字也又今往往有台諱尊諱之語尤非是生日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覆禮部韻載先帝廟諱曰諱今上皇帝御名只曰名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

盧文弨曰案漢宣帝詔云

其更諱詢

世南少小時嘗見親朋閒有請紫姑仙以筓插簪箕布灰棹上畫之有能作詩詞者初閒必先書姓名皆近世文人如于湖石湖止齋者亦有能作時賦時

跋之類者往往敏而工言禍福却多不驗近時都下有士人許其姓者能迎致大仙所言多奇中嘉定壬午之春三山黃公朴同一二朋友訪許扣功名大略卽書沙門光遠降先作自贊云伸腳自由屈腳自在不知十二部尊經不識三千條大戒醉後高歌無障無礙當時若見閻王任它枷鎖桎械又一云無疑無疑自有東西目前行檢眼下阿鼻不認真實法性不念如來菩提提取金毛獅子任教烏兔如飛後再書云黃子黃子文魁多士醞藉胸中十萬兵縱橫筆下

三千字無垢爲朋汪公相似若得火土相逢一躍禹門浪裏後八年歲在己丑黃公果大魁天下黃生於壬子魁於己丑實符火土相逢之句狀元局中諸公唱和詩有醞藉縱橫一聯不差一字鬼物已先知之矣光遠乃昔時雲游入蜀至青城山丈人觀不爲道士所禮僞爲繡衣出巡盡黥觀中向來不禮之人南僧不許入蜀者以此距今百餘載尚爲黥鬼可謂異事龍谿先生汪公藻字彥章吾郡之德興人幼年已負文名作詩云一春略無十日晴處處谿雲將雨行野田

沈官紳聞卷三
春水碧於鏡人影渡傍鷗不驚桃花嫣然出籬笑似
開未開最有情茅茨煙暝客衣濕破夢午雞啼一聲
此篇一出便爲詩社諸公所稱晚年牢落莫究所學
朱叔止題其墓云名高從昔毀相隨未免羣兒著力
擠一日狼心萌偃月十年豹霧隱愚谿不逢華且開
昌運終抱沈埋返故棲已矣九原寧可作蕭蕭古木
亂蟬嘶亦爲諸公所稱叔止名軼舍人新仲之姪也
永福縣之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篆書十形體
奇怪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歐陽

公永叔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跡如指畫成文欲以
番夷金書字圖號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守三山以
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真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其
據政和三年之夏邑宰陳武祐好奇之士也訪求其
詳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憚墨蠟之費
燎斲而瘞之二在中和寺黃坑之崖今存焉字皆奇
怪亦不可識三卽羅漢之仙巖也安仁者掘而得之
僅完三字又於上生院僧景純得所藏善本四字餘
不復有遂再鋟諸木列巖之堂今聞亦有不存者余

嘗見碑本字勢天矯灑落奇妙枝葉不屬而脈絡皆
通信是奇怪不知蔡忠惠觀道家何等書而識之此
字恐子雲未必識也

程公衡字子平沙隨先生之父也知音律宜和閒市井
競唱韻令程曰五聲皆往而不返不祥也後二帝播
遷建炎初唱柳葉曲程又曰當有姓劉人作亂後數
年偽齊竊據中原此說載之沙隨家集中

蘇翁者初不知其何許人紹興兵火末來豫章東湖南
岸結廬獨居待鄰右有恩禮無良賤老穉皆不失其

懽心故人愛且敬之稱曰蘇翁猶祖翁婦翁云身長

七尺

案商刻
作九尺

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

嘗疾病筋力數倍於人食啖與人亦倍巨鍾長柄略
與身等披荆棘轉瓦礫闢廢地爲圃或區或架或籬
且塋應四時蔬菜不使一闕藝植耘芟皆有法度灌
注培壅時刻不差雖隆暑極寒土石焦灼草木凍死
圃中根芽甲滋鬱暢茂以故蔬不絕圃味眎它圃
蔬爲最勝市鬻者利倍而售速每先期輸直不二價
而人無異辭晝爾治圃宵爾織屨屨堅韌革舄可穿

屨不可敗織未脫手人爭買之以饋遠號曰蘇公屨
薪米不至匱之且有餘羨喜周急人有貸假隨力所
及應之負償一不經意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人莫
測識先是高宗南渡急賢如飢渴時張公浚爲相馳
書函金幣且移書屬豫章漕及帥曰余鄉人蘇雲卿
管樂流亞迹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
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幸親造其廬爲我必致之漕帥
密諭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園蘇翁者無雲卿也漕帥
卽相與變服爲游客入其圃翁運鋤不顧一客前揖

與語翁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土銚竹几輝光
溢然地無纖塵案上畱西漢書一冊二客神融意消
恍若自失默計曰此爲蘇雲卿也必矣旣而汲泉煮
茗意稍款接客遂扣曰翁仙里何地徐曰廣漢客曰
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識之客遂泛問張公世
系材品翁歷歷陳敘且曰不知張今何官蓋其初不
料張公使其訪已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謂翁曰某
等備乏漕帥實非游者張公今秉相權令某等造廬
以禮致公其濟大業出書函金幣於其案上翁色遽

變喉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已者至是始知翁廣漢人卽雲卿是已然終不知雲卿其字邪抑名邪繼旌旗填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朝上謁越夕遣吏迎伺則扃戶闐然從他徑排闥入惟書幣留案上儼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見矣形迹遼絕莫知所終此隆興士宋自適字正父所記蘇翁本末如此宋後得翁遺址面揖湖山平地數十畝仍築小菴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爲名之曰灌園菴世南頃在瑞安董宰燭書室中見其所錄誠齋先生與

周益公小簡心竊愛之讀數過輒能成誦今二十年矣追思尙記首尾其間必有脫誤處它時得見大全集當借本改正之謾記於此萬里伏以涉秋益熱其惟少保觀使丞相小陌雲莊天棊忠藎候萬福相眷均慶某近得報知閣下釋位去國而莫知風帆所止昨收尤延之書乃知度夏於陽羨吾人仕宦有進便有退有出便有處丞相勢位豈不能築河沙而障屋溜君子得時行道而不得究其所蘊良可憾者然道之興廢聖人歸諸命斯文得喪聖人歸諸天則又

何憾焉當庚午試南宮丞相雪中騎一馬於前而某
荷一纒於後當此之時豈知丞相至此布衣位極上
宰此後復奚求哉卻嚴寒飲醇酒之論丞相尚記憶
否已矣姑置此事獨世路風波真可畏耳近讀邸報
得感事詩云去國還家一歲新鳳山錦水更登臨別
來蠻觸幾百戰險蓋山川多少心何自閒人無藉在
不妨冷眼看升沈荷花正隔蓮蓬嫩月下松醪且滿
斟當左揆進步時高揖辭去此舉甚善惜宿留耳聲
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恕蔡定夫是也而不輕

就者亦復不恕何哉朱元晦是也論至於此則去就
辭受皆不可取可畏可畏云云又嘗記其答益公惠
鳩兔橋酒小東云錦羽在桑翩翩二七褐衣跣足躍
躍一雙挾歡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偕至其惟某官文
章羹酒儒學鳳麟游梁王之兔園風推能賦賜漢庭
之鳩杖晚冠者英橋頌續騷酒箴飽德填然四美萃
此一翁某已嘗占辭敬致追節云云觀此足見善於
體物者也

占城國前此未嘗與中國通唐顯德五年國王因德漫

遺使者蕭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
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香木爲函猛火油以洒物得
水則出火薔薇水得自西域洒衣雖弊而香不滅已
上見五代史四夷附錄內典云人火得水而滅案商
則作龍火得水而熾信有此理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龍
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
不見地此亦理也

予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之前輩餘論
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見室塞

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埤雅舉戎右曰贊牛耳桃菊
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焦贛易林曰牛龍耳贖蓋龍亦
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
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永福剏自唐代宗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號曰永
泰後避哲宗陵寢諱改名永福在唐新剏縣後有邑
宰潘君滿解遺愛在民攀臥祖餞留連累日其夫人
王氏先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不至月夜登
岸書一絕於石壁云何事潘郎戀別筵懽情未斷妾

心懸汰王灘下相思處猿叫山山月滿船末署太原
王氏書詩蹟已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尚存字
方五六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政和陳武祐慮歲久
詩亡大書繫以記文鐫之字右方自唐及今流潦巨
浸之所漂齧震風凌雨之所滌蕩不知其幾而墨色
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之切精神入石終古不變如
此則知至誠之道感鬼神裂金石者詎不信然舊閩
中記作汰王灘陳武祐刻石卻作太原灘今灘旁之
地名大王入石字之左不復可容字矣恐末係太原

王氏書為正

陳記大字下亦云疑為汰王

游宦紀聞卷第三

游宦紀聞卷第三

于知不足齋叢書

游宦紀聞卷第四

鄱陽張世南

永福下鄉有農家子姓張以採薪鬻鋤柄為業鄉人目
 為張鋤柄狀貌醜怪口能容拳一日入山遇仙人對
 弈投之以桃苦不可食張心知為仙冀有所遇忍苦
 噉咽且及半若將螫舌遂棄其餘而歸因忽忽若狂
 絕粒食草木實時言人隱惡能道未來禍福素不諳
 書忽奮筆作字得義獻體口占頌偈立成如宿構傳
 聞四散士大夫多往赴之因度為僧人號為張聖者游

邑中募緣造高蓋石橋富室揮金相先人曰聖者作
大功德又自可無一頌語僧笑云只兩好事石橋半
出通判石橋全出狀元無庸頌也及待講蕭公國梁
魁天下乃生於橋成之月橋方半時實生通判吳公
時 黃倅 案黃倅下元空二格 商刻有少魏二字 未第倦游太學善人
倫者多言其油膩天羅屯滯相也黃稍稍有自沮意
僧且謂曰待我及第日汝當及第乃自笑謂僧人及
第理所無也既而黃以張安國榜中第訪張僧乃近
住安國寺云僧發狂時言無不驗其言禍敗事尤奇

中人於狂時亦畏其毒罵莫敢詣者作字多以左手
或以足指挾筆又時拔筆鼻書時里有吳氏建重
光寺輪藏成求讚於僧援筆立就云無上雄文具葉
鮮幾生三藏往西天行行字字爲珍寶句句言言是
福田苦海波中猴行復沈毛江上馬馳前長沙過了
金沙難望岸還知到岸緣夜叉歡喜隨心荅菩薩精
虔合掌傳半千六十餘函在功德難量熟處圓筆力
道勁可愛一日游白面村有少婦隨衆往謁僧命至
前痛嘔其頂婦號呼觀者烘堂大哂歸語其夫夫怒

奮臂勇往詬罵僧笑曰子毋怒公案未了宜令再來
罵者不聽居亡何婦以他患投繯而死又有鄉民著
新紫襦詣謁僧請以為施民有難色僧曰急抖擻去
狗毛蓋民竊烹鄰狗得襦人無知者故戲之又富
室攜少女求頌僧曰好弓鞋敢求一隻語再四不得
已遣之即裂其底得纈紙乃佛經也神異多類此後
游郡鄆大為帥府賞識十禪僧頗多忌疾忌疾上商本有類此
字中傷之不可及冬一夕張坐定有青衣擎生荔一
杵獻詰且遣遺郡帥是日十禪朔參帥舉似之中一

僧云得毋詐耶山閒偶亦有此歸獻百顆蓋郡中多
以穰代薪獻臺禾熟時寺倉積穰荔樹上及冬穰空
荔實偶尚無恙得以巧設欺計帥亦因此疎張人謂
張狂時最靈豈獻荔之夕適會其不狂耶張自遇異
人後絕煙火走人閒五十餘年奇事不止如此友人
吳信可永福人為予言是數事皆其髫髻時得之鄉
里長老末議且神仙方技祕怪之事書傳所記從古
有之然詭誕不經無補世教而君子存之豈非以
其能言禍福於無形之先使不知命者有所悟至於

發人隱惡雖虧雅道亦使暗室屋漏之下有所警是亦小道之可觀者不然亦何足尚云

福之永福西山曰高蓋為天下第七福地出縣郭陟峻嶺山行五十里而近最上處有禪刹曰名山徐真君上昇東西二室歸寂其所也朝廷累降御香有樵禁該曲臺祀與石門插天杉檜晝暝猿狖清嘯與寒泉響蒼真偉觀也徐本牧兒飯牛山椒一日聞樂聲出林杪緣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弈拱立良久遺徐棋子一叱令歸歸即精解手談時碎瓦器為子布地為局

縱游巖上往往與二人遇遂得修行燒煉訣有趙真君不遠千里訪之以所得祕密與之參契徐喜酌酒共飲草廬中時霜月草木彫空徐曰主人遠訪無以為樂以餘瀝一噴頃刻林花徧開今名所居曰花林莊徐功行成將入山煉大丹仙去埋棋子田中涌土成墩植牛杖其傍旋生枝葉今老樹尚存嘗有耕者發墩致風雷之變至今相指為戒丹成之日與兄弟姊妹七人餌之同時上昇故其地七仙有亭徐趙二真君有祠云自仙羽化後俗眼凡骨莫有一詣其上

者數百年下有泐僧攜小師來主寺有輕身術偕至
徐君壇得二石室乃鑿山通道飛磴自石門中出始
盡發地祕四方游者於是翕集其東室明潔前有水
簾自千仞崖顛垂空而下如其門之廣山中佳致可
坐而指西則瞻藹亦之奇觀獨去洞數步有石龜與
石棋枰對立古老相傳云龜舊處室中徐君叱而出
之其事頗誕一日東室主僧赴邑齋會小師乘其遠
出趨師牀坐逝主僧於齋席中卽知之歎云耐耐小
鬼奪我山中佳處亦卽席坐逝其徒議昇歸以登涉

之勞乃茶毗囊骨歸塑西室雖加丹粉作喜色每一
風雨卽脫落如怒或者猶疑一僧禪寂雖高而貪嗔
一念未能了然者小師之趨東室也急欲化去跣趺
不盡一腳數十年前有高僧數其敗教之罪摺而王
之言其中如敗炊餅云耳目所得梗槩如此高蓋爲
閩中佳山雖左僻名勝往往遠從游覽吟題甚富有
一聯云雲幄護壇仙世界水簾遮室佛家風時人賞
之以爲能點出山中眼目云

永福古有讖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爪花紅狀元

西東乾道閒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崖橫山而行齧
地成蹊既而永邑有壁豁巖松上產龍爪瑞花
其年蕭公國梁

八舉黃公定臚唱第一蓋

瑞花生處西之於蕭有於黃各三十五里此狀元
西東之應也入次舉鄭公僑廷試復先多士邑幸作
詩云獅峯龜嶺與龍嶼三處家山一壯哉相去未逾
一百里七年二度狀元來蓋蕭公獅峯鄭公龜嶺黃
公龍嶼也蕭公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
事設科以待草茅士凡預屬籍仕版者法當遜避

唱名日陞蕭公為榜首故蕭公對御吟有名傳玉陛
星辰曉澤霽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啓有云預飛龍
之選淮安論次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鄴侯何功而居
上蓋用宗室及蕭家事至今膾炙人口因并書之

永福邑東有嶽宮乃吳太博經初大門內建三清殿上
梁日邑中諸寓公咸在吳以書梁儷語首遜給事黃
公龜年公即領略立解手帕濡墨作字云風馬雲車
儷百順鈎陳之衛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
鏗潤筆法高古太博初見公略不經思復疑帛書非

法旣而雙美吳始大喜心服歸語家人子姪輩曰吾邦山川之秀有如此公者操行過人數等不獨詞翰可敬其未第時最貧素自處澹如應鄉貢引保日有考官某縣尉居簾內見公丰姿秀發驚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門下旣而預薦尉喜甚約妻以女及中第日尉已捐館其妻挈異扶櫬相遇於中途黃哭之慟命逆旅主人達情請遂初約夫人曰往事尚忍言之哉無祿縣尉清貧死無餘資吾攜百指扶護而歸衣衾斥賣殆盡方以不達鄉井爲慮那可復議

嚮先輩事况黃甲少年當結好鼎族吾且行矣善爲我辭黃垂涕曰嗚呼吾許人以諾死而負之吾行將何歸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苟遂吾志秋毫自齋不敢聞命也遂定婚於邂逅閒分攜慟哭而別某氏從公歸能執婦道琴瑟在御沒齒無閒言公登從橐夫人尚無恙若公者可謂有德有言者也噫今之年少弄筆墨取科第者項背相望聞公之風盍亦知所以自省哉

永福邑東三十五里曰三島村村東北山曰方廣巖往

昔荆榛蒙茸不可上給事黃公築室讀書山下一日
獵師逐獸歸能言其境給事命僕翦荆斲險攀緣而
上抵一石室下可蔽千人鄉人從往卽其地奉浮屠
故水旱必於此乎禱後數年水暴至漂一巨木長可
丈餘廣半之臥山下者累月風雨晦暝之夕往往若
有神光昇致室中亡何有異人來請斲爲賓頭盧尊
者像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今縣官禱雨必躬往
迎致其應如響像眉毫脩白骨氣龍鍾宛若生動每
至邑中人士敬嘆瞻禮喜其來而惜其去好事者至

有命精工模倣以易之雖毫髮無欠精神莫具不獨
主巖者能辨之自造像後香火日昌往來供施相屬
室內遂構三層閣不戴片瓦雖疾風暴雨不能犯也
室距平地可五里許其閒梁空磴險山徑峭拔游者
有攀躋偃僕之難及最上峯迴路轉倏忽風景不同
巖洞飛驚臺殿縹緲使人神觀軒豁忘其罷憊周遭
有十奇如石門水簾瀑布石燈石鍾磬觀音影之類
皆自然天巧居最者有龍尾泉狀如石龍裂巖而去
尚餘不盡尾脩及尋丈望之作蜿蜒勢尾鋒湧泉一

滴冬夏不枯人敬其水以爲佛供越室而右有羚羊
洞云其中可容三四十輩微徑僅可著足下臨無際
人莫敢進獨主巖者藏貯其中來往如猿亦野性便
習然也詹事王公十朋曾游作十奇律詩五言六十
字見公集內士友吳信可亦有紀游詩云曾訪神仙
巖洞來人言偉觀似天台藤蘿足下猿猴嘯鐘鼓聲
邊日月開燈續佛光凝紫翠雲將屢氣作樓臺最憐
貫石神龍尾猶帶天東雨露回巖中乞靈多驗如前
司農簿柯公垓少時鄉試回嘗經從主巖者先夜夢

尊者命之曰可設榻煮茗來日當有十九歲官人來
及期與公同游者十餘人老行前致茶問榻中誰爲
十九歲官人遂以夢告柯公是歲鄉請次年登科果
如其言以上六說皆友人吳兄信可爲世南言信可
內錡永福人誠敬而疏通博學而和粹月旦之評最
成推重世南方以得友爲喜納交不百日而遂隔今
古嗟乎信可踐履如此而遽止於斯亦可悲也已追
思紀錄以備遺忘

借書仁癡還書一癡或作嗤字此鄙俗無狀語前輩謂

借不還書皆以一紙禮部韻云紙盛酒器也山谷以詩借書日於胡朝請未聯云願公借我藏書日時送一鷓鴣湯鏢魚坡公和陶詩云不持兩鷓鴣酒官借一車書吳天取伍子胥屍盛以鷓鴣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燕爲鷓鴣榼形范蠡號鷓鴣夷子皮師古曰若盛酒之鷓鴣揚子雲酒箴鷓鴣滑稽腹大如壺師古云鷓鴣章囊以盛酒也蘇黃用鷓鴣字本此

游宦紀聞卷第四

游宦紀聞卷第五

鄱陽張世南

東坡先生嘗親筆錄其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缺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涕泣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

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誅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
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
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
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檐而往暫
對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
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
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
監司者三人元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
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

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
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
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亦庶
幾淵明之心也是歲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
無邪齋書此段玉山端殿汪公應辰刻先生手書于
石筆法迥美極可愛

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
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
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

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宛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窻牖間映光摹之辯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為真古其製作則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饕餮螭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雉余季切鳧雙魚蟠虺如意圓絡盤雲百乳鸚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

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穉草瑞草篆帶若蚪結之勢星帶

四旁飾輔乳鐘各用以節樂者碎乳鐘名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立夔

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

鍾鹿馬洗鸚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款識則以款識名

如周叔液鼎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

特中曰鍾鼎尊鬯彝舟類洗而有耳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也有攀蓋足類

壺有耳有流有足流卽觥也卣之鼓反角類彝而無柱杯敦

簋其形類鼎而矮蓋有四足豆午偃切無底甌也錠徒徑切又都定切罍

觚形製同鼎漢志謂空足曰觚鍍方宥切玉篇云似釜而大其實類小甕而有環盃戶

切又胡臥切成五味之器也壺其類有四曰圓盃於
似鼎而有蓋有觜有執攀日區日方日温盃含
切覆蓋也似洗而瓦類壺而矮鋪類豆鋪陳鬯類
腰大有足有提攀音蒲後切薦獻之義鬯盃鑑
盛冰器上方如斗鏤底區弋支切盤洗盆銷呼元切
作風窻下設盤以盛之沃盥器盤洗盆銷類洗玉
篇云小杆磬錚鐸鈕類鍾鏡戚鏃飾物奩鑑鏡節欽
盆也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筆杖頭蹲龍宮廟乘輿之
物鳩車兒戲之具提梁龜蛇硯滴車輅柁轅之屬此其大
槩難於盡備然知此者亦思過半矣所謂款識乃分
二義款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
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

三代秦漢閒之器流傳世閒歲月寢久其色微黃
而潤澤士大夫閒論古器以極薄為真此蓋一偏
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
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
必竟黑而燥須自然士方為真古也
左太冲三都賦序云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
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攷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
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
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又

云余既思摹一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
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心又蜀都賦則云旁挺龍
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讀至此
而竊有疑焉世南游蜀道徧歷四路數十郡周旋凡
二十餘年風俗方物靡不質究所謂龍目未嘗見之
閒有自南中攜到者蜀人皆以為奇只此外如荔枝
橄欖餘甘榕木蜀皆有之但無龍目榧實楊梅三者
耳豈蜀昔只而今無耶抑左氏攷方志草木之未精
耶

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官建康忽得癩疝之疾重墜大
如杯有道人教以取葉珠即薏苡仁也用東方壁土炒黃
色然後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
二錢卽消沙隨先生晚年亦得此疾辛親授此方服
之亦消然城郭人患不能得葉珠只於生藥鋪買薏
苡仁亦佳按本草薏苡仁上等上上之藥為君主養
命多服不傷人欲輕身養命不老延年者本上經味
甘微寒無毒主拘攣不可屈伸除風濕痺下氣除筋
骨寒邪氣不仁利腸胃消水腫令人能食久服輕身

氣其根下三蟲生真定平澤及田野八月採實採
根無時今在在有之真良藥也蜀中巴蓬開甚多士
大夫以此相饋遺雜之飲食間也

饒之城中有宗子善平病腎虛腰痛沙隨先生以其尊
人所傳宋謹叔方用杜仲浸炙乾搗羅爲末無
灰酒調下趙如方製之三服而愈

沙隨先生在泰興時有乳媪因食冷肉心脾發痛不可
堪忍知縣錢仁老名壽之以藥與之一服痛止再服
卽無他其藥以陳棗黃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

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熱服錢云高宗嘗以
賜近臣時有歸正官校尉添差縣尉後歸軍中以是
愈人疾甚多其妻弟王得中又以其藥歸昌國亦多
愈人疾真奇方也

硯品中端石人皆貴重之載於譜記凡數家取予各異
或佳其有眼爲端或以無眼爲貴然石之青脈者必
有眼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
貴有眼不特爲石之驗也眼之品類不一曰鸚哥眼
曰鸚鵡眼曰了哥眼謂秦吉了也曰雀眼曰雞翁眼曰貓

眼曰菘豆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綠為上黃赤為下諺
謂火黯為佳然亦石之病乾道癸巳高廟嘗書翰墨
數說以賜曹勛其一云端璞出下巖色紫如豬肝密
理堅緻潛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
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沙壤相雜不惟肌理既麤復
赤而色赤如後歷所坑商刻脫坑字皆不可用製作既俗
又滑不畱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
有嫌况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
玉略無點綴已上皆聖語石之眼少而色正者方為

佳物

三山方言茨菇曰蘇傍水多植之雖嘗在水中遇晚稻
損蘇亦損有一種柑曰回青實大凌冬不彫滿樹垂
金至春復回青再黃始摘味不甚佳花極香與抹利
相頡頏永嘉之柑為天下冠有一種名朱欒花比柑
橘其香絕勝以箋香或降真香作片錫為小甌實花
一重香骨一重常使花多於香竅甌之傍以泄汗液
以器貯之畢則徹甌去花以液漬香明日再蒸凡三
四易花暴乾置磁器中密封其香最佳朱欒乃好柑

之祖栽接之法始取朱欒核洗淨下肥土中一年而
長名曰柑淡其根簇簇然明年移而疎之又一年木
始大盈握遇春則取柑之佳品或橘之美者接於木
身則盡爲佳者矣朱欒乃枳也

三山荔子丹時最可觀四月味成曰火山實小而酸五
月味成曰中冠最後曰常熟中冠品佳者不減莆中
二十年來始能用掇樹法取品高枝壅以肥壤包以
黃泥封護惟謹久則生根鋸截移種之不踰年而實
自是愈繁衍矣日乾致遠者皆次品果中又有黃淡

子金斗子菩提果羊桃皆他處所無黃淡大如小橘
色褐味微酸而甜本草載於橘柚條豈橘中別有名
黃淡者長樂志曰王壇子舊記又云相傳生於王霸
壇側

玉出藍田崑岡本草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
部界日南盧容水中外國于闐疎勒諸處皆善今藍
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
于闐玉晉天福中平居誨從使于闐爲判官作記紀
其採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

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爲三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
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
里源雖一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暴漲
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玉
國主未採禁人至河濱大觀中添創八寶從于闐國
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召譯
表語而後答詔其表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
方五百國五百國條貫主師子黑汗王表上日出東
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

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爲難得似你
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尺寸底便
奉上也當時傳以爲笑後果得之厚大踰二尺色如
截肪昔未始有也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落西
夏五臺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
如黠漆紅如雞冠或如臙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
端帶白色者漿水又分九色上之上之中之下中之
上之中之下下之上之中之下宜和殿有玉等子以
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

今內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三山谿中產小魚斑紋赤黑相間里中兒豢之角勝負
爲博戲昔有鬪禽未見有鬪魚亦可觀也聞永嘉亦
有之

本朝宰相三入者四人趙韓王向文簡王冀公文潞公
四入者止蔡京而已然其人不足筭也

自甲至癸爲十幹自子至亥爲十二枝後人省文以幹
爲干以枝爲支非也

改元始於共和紀號初於漢武後世遵用之我宋年號
無過九年者惟天聖盡九年至十年十一月改明道
熙寧亦盡十年紹興乃三十二年淳熙亦十六年而
後捐遜高廟居德壽者二十六年孝廟居重華六年
光廟居壽安宮七年寧宗嘉定十七年

游宦紀聞卷第五

游宦紀聞卷五

十知不足齋叢書

游宦紀聞卷第六

鄱陽張世南

世南有令原之戚以紹定戊子仲冬往懷玉脩伊蒲供
 山行百里始至其下捨輿策杖無非崇山峻嶺又二
 十里有平地廣袤數百畝人煙數十家田疇井井滿
 目桑麻間道傍之人云歲熟可得米千斛其上復有
 峯巒圍繞一目不能窮又五里始至寺尋攷記載乃
 唐大歷中高僧志初經始乾符初元南嶽僧寶光來
 居又四年賜名懷玉古志云天帝遺玉此山山神藏



焉故其地靈爽塏仙佛所居因以是名由古至今兵
戈不到疫癘不及僖宗於乾寧之四年改賜定水禪
院時有雙峯長老師復自長安領徒千人止息鄧公
場今德興縣是也遣人致詞於寶光曰師復酷愛此山師具
慈悲若為取捨光曰舍則不捨來則不止語意深遠
衆莫曉解於是雙峯選日入院光師攜杖下山別建
禪刹卽今興教院是也時禪月大師混居會下身達
性相文筆神敏愛其林木瀟灑水石連雲建讀書堂
脩禪觀隱居山中遺址猶存嘗夢游他國於巖阿石

室親見大士覺而追想謂之應夢羅漢或云師則羅
怙羅化身每入定觀率意揮染皆其真容非世間相
末乃照水自狀本形旣而絕筆故託於夢感自正本
之外別有臨模二本予登羅漢閣取禪月親作本諦
觀竟日其閒有極破碎糜爛者筆法高妙相貌古怪
至道丙申五月太宗樓天下 喜悉以進呈至二

年正月復付本寺免進閒有 云西岳僧貫休
作皆篆文或古體或玉筋或柳葉又一軸題云大蜀
國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麟殿引駕內供

奉經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教元逸大師守兩川僧
錄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門貫休字德隱今人
知禪月之號則以為高僧聞貫休之名則以為能畫
殊不知當時所作神異如此非特能畫且於詩文尤
高有西岳集三十卷翰學吳融為之序唐相張格韋
莊王鐠周庠皆有詩紀其事去寺之左里許下梯徑
又二里有亭曰輔龍乃先兄之冰翁董諱焯案商刻
誤作焯
字季興所創季興向為瑞安邑大夫有志斯世所著
活民書壽國脈書嘗經乙覽今浙漕有刊本作亭之

意蓋為四方祈禱者憩息之所則輔龍之名良有以
也且捨田入寺為輔龍不朽計又半里許始至龍湫
仰望瀑布作三級傾瀉於兩山之間飛瓊濺雪洶湧
澎湃浩浩然聲若奔雷下臨石壁屹立萬丈真奇觀
也時雲雨未收谿流初漲嵐霧滃鬱山巔水涯千態
萬狀得寓目者移時不忍捨去世南既登覽山川之
奇秀且得攷覈其事之顛末故詳紀之以告來者
秦會之當軸時幾務之微瑣者皆欲預聞此招權之常
態然士夫投獻必躬自披閱間有去取吾郡德興士

人姚敦臨字公儀能篆書秦喜之令作二十家篆孝
經上表以進時紹興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許授以
文資未降旨閒會之招飲姚喜忘其敬不覺振股以
此惡之尋得旨令充樞密院劾士辨驗篆文而已又
有蜀士投啓干闕其間一聯云乾坤二百州未有託
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之司秦九稱道之遂
得陞擢

董季興昔嘗爲世南言沙隨先生紹興丙午苦淋血之
疾兩年不愈明年七月二十四日筮易遇渙之觀其

辭曰渙奔其机悔亡俄夢知大治縣趙定叟相訪定
叟名不疾疾久病也言不久病也偶董閱本草因見
白冬瓜治五淋於是日食三大甌七日而愈前此百
藥皆無效董沙隨先生之婿也先生嘗書此事於家
廟之壁

今之遠宦及遠服賈者皆曰天涯海角蓋俗談也頃在
成都嘗聞有天涯地角石暇時訪古及閱圖志乃知
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腳腫不能
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東

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在市人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

柳子厚息壤記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錘者盡死秦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城內有法濟院今俗稱爲地角寺乃昔息壤祠

圖經引溟洪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

馬狀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牛馬踐

之或立死唐元和中案唐元和中商裴宙牧荊州掘

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徑六尺八寸棄

徙於墻壁閒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漲從道士歐陽

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後凡亢旱徧禱

無應卽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霧露之雨遂爲故事

詳見皇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記二郡大率相類

而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沙隨先生寓居鄱陽一日買得米元暉小端硯後刻銘
曰惟端有谿孕石惟黜茲乃下巖舉無有比色奪芝
英溫堅玉理以貽安中是亦成美後書紹興己未苾
元暉親書以遺建昌守喻安中者後又得張無垢遺
樊茂實研後刻詩曰端谿石硯天下奇紫光夜半吐
虹霓不隨凡石追時好直與日月爭光輝韜藏久矣
不亂用惟恐翰墨污染之樊子文章有餘地汪汪萬
頃誰能窺贈君此硯無輕弃經史妙處其發揮飛流
濺沫徧天下要使咳唾皆珠璣無垢居士作了喻子

書蓋小篆玉泉先生學張有篆無垢從沈元用學汪
端明從無垢學凡十有二年三公相繼魁多士建炎
二年李順之作魁玉泉亦登高第世南嘗見沙隨先
生親筆紀載卒章云此奇物也子孫世傳不知樊公
家何以不寶守此物以三先生盛名此物乃沙隨程
氏世傳之寶二硯今亦流落不知所在良可嘆惜
沙隨先生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拄頰下吹曲
其聲清暢而不近日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
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攜一道

人歸三衢亦喉閒有竅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窒之
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中語則塞喉閒作喉閒
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
所見者是此人否

先伯諱

上大下正

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請鄉

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變友柔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
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為經旨中別無四克矣
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

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遇程三畏字景
宣厲聲云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
克是年遂再薦景宣為解首嘉定辛酉鄉人王佐起
莘以免舉赴省忽一日告從姪慶辰云昨宵夢趙宰
拉赴鹿鳴與公隣坐已而杳然後三舉庚午慶辰預
薦時新舉只六人宰招已第者十人同宴起莘預焉
果與慶辰隣坐宰亦天族師備信知得失莫非前定
云

張約齋種花法云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氣盛種

不得立春正月中旬宜接櫻桃木樨徘徊黃薔薇正
月下旬宜接桃梅李杏半丈紅蠟梅梨棗栗柿楊柳
紫薇二月上旬可接紫笑綿橙區橘已上種接竝於
十二月開沃以糞壤兩次至春時花果自然結實立
秋後可接金林檎川海棠黃海棠寒球轉身紅祝家
棠梨葉海棠南海棠以上接種法竝要接時將頭與
本身皮對皮骨對骨用麻皮緊纏上用箬葉寬覆之
如萌茁稍長卽撤去箬葉無有不成也

沙隨先生嘗蓄一歛硯後有蔡忠惠題詩曰玉質純蒼
理緻精鋒鋟都盡墨無聲相如閒道還持去官要素
人十五城後以送汪書李路又汪書寓三衢以五千
得一硯後刻東坡銘曰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
璧與居士同出八更寒暑就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同
參寥老空寂二硯皆佳物也

鄱陽自雍熙乙酉梁顥榜至紹定己丑登科者五百七
十餘人其間三世聯登者唯三家龍谿先生汪藻汪
槃汪穀張宗諤張琮張棫鮑煜鮑安世鮑升之汪氏
之登科者七世張氏今亦六世然非正嫡相續也鮑

氏安國安行安世兄弟三科連中故程文昌伯禹贈
之詩有七年三破桃花浪之句其餘父子兄弟俱中
科第者甚多不勝紀載

世南家嘗藏高麗國使人狀數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
國遣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樞密院事上柱
國李資德副使太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柱國賜紫
金魚袋金富轍至本朝謝恩進奉各有四六傲中國
體李之詞云跋予望之適江干之弭節亦既犯高廟
嫌諱湖
止幸堂上之披風況飛五朵之雲特貺千金之幣禮

當拜受心則愧惶金之詞云穆如清風幸被餘光之
照酌彼行潦可形將意之勤幸被寬裕而有以敢以
菲微而廢禮所辱名品別且染濡私觀之物則幘頭
紗三枚白成銀花銀盤一面一兩紫大紋羅一匹生
大紋羅二匹白羅大綾一匹生花綾一匹白細學布
三匹大紙八十幅黃毛筆二十管松煙墨二十挺松
扇三合摺疊扇二隻螺鈿硯匣一副螺鈿筆匣一副
尅絲藥袋一枚尅絲篋子袋一枚繡繫腰一條茯苓
二斤白朮二斤白銅器五事而已是年有請于上願

得能書者至國中於是得旨以徐兢爲國信所禮物
官兢之歸因讓高麗圖經備載其建國立政之體風
俗事物之宜上之祿廟覽其書大悅召對便殿賜同
進士出身擢爲宗丞兼掌書學其奉使時李資謙
太師向書高麗國王納李氏爲后妃由是門戶
光顯資德其弟也金官賦爲同接伴金氏爲大族自
前史已載其與朴氏族望相埒故其子孫以文學進
富軾豐貌碩體面黑日露博學彊識善屬文知今古
富轍亦有時譽吳嘗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蓋有所

慕文章動蠻貊此語蓋不誣云

游宦紀聞卷第六

游宦紀聞卷六

十知不足齋叢書

游宦紀聞卷第七

鄱陽張世南

沅芷黎谿硯紫者類端石而無眼有金束腰眉子紋閒
有潤者其初甚發墨久而復滑或磨以細石乃仍如
新有色綠而花紋如水波者有色黑而金星者有生
自然銅於石中琢以為北斗三台之類者有生白線
當中而為琴樣者其類不一慶元閒單路分煒字丙
文始創為硯以遺故舊今遂盛行終在端歛之下單
雖西班乃中原故家居黔陽好古博雅所蓄最可玩甚

富仍精於辨別平生俸入盡費於此學小王書筆法
尤妙始習補之梅而自成一家吾鄉姜堯章學書於
單姜帖今亦少有世南嘗藏姜一帖正與單論劉次
莊輩十數家釋帖非是又云悟帖中只張芝秋涼帖
鍾繇宣示帖皇象文武帖王廙小字二表皆在右軍
之上其說尤新有絳帖評二十卷恨未之見也

嘉定甲申夏有持穎濱先生帖十數幅求售蹤跡所自
知非贗物明甚有黃樓賦一篇讀之其閒前則項籍
劉戊一句觀瀾文作劉備穎濱集作劉季觀瀾文

注云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
安此邦及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陳登
孔融曉諭之先主遂領徐州劉戊乃楚元王交之子
也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劉賈爲荆
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
交薨戊嗣稍濫暴遂應吳王反起兵會吳與周亞夫
戰絕吳糧道士飢吳王走戊自殺彭城卽徐州先生
之意蓋以此也不知當來作劉備劉季而後來易以
戊耶或傳寫訛謬而意其爲備爲季耶要當以先生

沈官總開卷一
手書爲定也

已丑秋孟訪一親舊出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一刀長可七八寸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予退而攷諸傳記乃知其爲削考工記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彎也鄭氏謂之書刀以滅青削槩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皆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牒皆以刀筆自隨鄭氏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爲二物也鄭氏曰刀

刀劔之屬削今之書刀孔安國曰赤刀赤刃削少儀曰刀卻授拊鄭氏曰穎環也拊把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予所謂有齒如鋸者正釋名所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不可名之以削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本更俟請教於博洽君子云

包遜字敏道象山先生之上足也寶慶丁亥爲世南言頃在臨安謁魏舍人了翁蒙子進因出雲萍錄令書

包有六子皆從心其閒名協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
乃是從十有館客李文胄心字學數十年矣待爲叩
之少選李至遂及此云其義有二從十乃衆人之和
是謂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三后協
心之協世南嘗以語士大夫閒有云恐出臆斷後閱
集韻果如前所云是知作字偏旁不可毫髮之差李
文名肩吾眉人學問甚富世南嘗識之云

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公於瑞
七八月閒雷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通真觀側

郭知訓

宅即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續

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坡公嘗與董秀才

秀才作董秀才

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

坡言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也田主
有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坡公移牒
以田歸之邑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于城
南所居有雙楠竝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爲雙楠居士
長橋元豐元年火四年邑宰褚埋復立榜曰欣濟東
坡過之爲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寧

禁銅沈石水中不知

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千係蕃中禁權之物出大食國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讎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魚聚而潛之士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燥則成片爲風飄至

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叩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沐浮水積而能堅鮫人採之以爲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木無損益但能心煙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煙浮空結而不日坐客可用一翦以分煙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

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
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
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濤浪飄泊洲嶼凝
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
吐涎魚競食之復化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汎
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曲江鄧灝以爲就三說
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當以愚見第
一說稍近

天地萬物莫逃乎數知數之理莫出乎易知易之妙惟

康節先生其學無傳觀皇極經世書槩可見矣此外
有所謂太乙數能知運祚灾祥刀兵水火陰晴風雨
又能以之出戰守城傍門小法亦可知人命貴賤渡
江後有北客同州免解進士王湜潛心此書作太乙
刑後備檢三卷爲陰陽二遁繪圖一百四十言四上
白帝堯以來至紹興六年丙辰凡三千四百九十二
年皆隨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通鑑編年前代興亡
歷歷可攷然自古及今應者雖多不應者亦或有之
景祐閒命司天楊維德脩五福太乙占書攷驗行度

亦爲精詳其間云自石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入東北
遼東分至國朝維熙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吳分至天
聖七年己巳歲入西南蜀分後人繼加攷算至熙寧
七年甲寅歲入中宮洛陽分至宣和元年己亥歲入
西北西河分至隆興二年甲申歲入東北遼東分至
嘉定二年己巳歲入東南吳分向後至甲寅年入西
南秦分上來五福太乙所臨之分自合太平至治今
推而上之後周宣帝元年己亥歲至唐高祖武德六
年癸未歲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五年中更隋唐

禪代之變正在本宮分野又自唐宣宗大中三年己
巳歲至昭宗景福二年癸丑歲五福太乙在中宮凡
四十五年中更僖宗廣明黃巢之變中國之禍甚慘
旣曰五福所臨何爲又卻如此本朝興國九年有方
士楚芝蘭言五福今昭吳分上命建太乙宮於京城
外之蘇村命芝蘭爲春官正又命宰臣張齊賢醮享
之然其所以不應者亦有說王湜跋肘後備檢立論
甚通其說云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赧王衰
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

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
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
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
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百六之數三此
皆所應者也舜禹至治萬世所師得百六之數七成
康刑措四十餘年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已之際
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丁武乙之際得陽
九之數六不降享國五十九年案不降商刻武丁誤得百六之
數八盤庚小辛之際得百六之數十明帝章帝繼光

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數十五正觀二十三年近世
所謂太平得百六之數二此皆所不應者也福應集
云唐武德七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宮洛陽之分繼
有正觀之治遂以此為福應然宣懿僖昭之際再入
中宮而正觀之治何不復舉又云唐昭宣帝天祐四
年丁卯四神太乙入六宮雍州之分而昭宣禪位
於梁遂以此為禍應然開元十六年亦入六宮乃
太平極治與正觀比以至夏桀放於南巢商紂亡於
牧野王莽篡漢祿山亂唐陽九百六之數皆不逢之

此其故何也余嘗深究其所以然昔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以之為強臣之漸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恩太公以之為浸弱之基是以聖人推三代損益而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緣積襲固有繫於人事未必盡由天理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然拘執此以為不可改易乃術士之蔽非儒者之通論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豈可蔽於天而不知人乎古之善為政者尚以知變為賢況冥冥之中奉行天

地號令或主吉或主凶皆本於天地之機而不知變者以堯舜禹為君臣文武公為父子雖遇陽九百六之數越理而降以禍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他不能詳知者皆可以類推也色 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聲不過五五聲之變 可勝聽太乙不過十神十精四計之類彼其周流於天地閒始而有終終則復始古既不異於今今亦不異於古然上古至治終不可復又中間盛衰興廢亦不可循前而取豈非人事之不齊故應之者亦不一耶術固有之

太乙考治人君之善惡臨有道之國則昌臨無道之國則亡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哉已上皆王說蓋太乙數中專攷陽九百六之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為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為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為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為陰數之窮大抵歲運值之終有厄會洪文敏公 韋中載陽九百六之說與此不同本朝康定庚辰慶歷辛巳開西羌方熾天下騷動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政宋綬侍讀林瑀皆以徐復薦復至仁宗訪以世復曰今年氣運類唐德宗居

奉天時上焉曰何至爾耶復曰德宗性忠刻其德與凶會陛下恭儉仁恕屈己下物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德宗異運雖凶無能為也此說正上湜之論合故并紀之

游宦紀聞卷第七

游宦紀聞卷第七

十知不足齋叢書

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
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
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詎仰俯
仰皆不自出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
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
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
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
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
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孿縮轉動艱

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爲大幸也

世南從三山故家見朱文公一帖云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

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世南於紀聞首端嘗論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說以求教於白鹿胡堂長泳胡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此古今歷家之說皆然也天左旋之說信然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有零日者陽之精而行遲月者陰之精而行反速大抵陽健而陰順陽剛而陰柔健而剛者運行當速順而柔者運行當遲今不特反是月之行乃過於日十有二倍其理不通從來無人推見其所以

然近時晦庵朱文公解毛詩正月篇亦用舊說惟於
 楚詞天問篇發其端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左
 旋一晝夜以日之明晦為節日之行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日之一則比天之旋少一周逐日所不及天之
 運以二十八宿計之分為度數蓋二十八宿乃經星
 附天而行凝然不動可從而紀其度數亦猶量地之
 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干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
 借之以為限節也高麗國有九執歷案商刻正如此
 竊意歷家以數之少者易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

者少取其易算故假日月右轉也葭三百六旬有六
 日其原起於此其實葭三百六旬有五日又四分日
 之一堯典特舉成數而言其以之均為十二月則多
 六日無所歸故又每歲作五六小盡取其贏而湊足
 多之數是以五年必有兩閏以足每歲三百六旬有
 六日之成數也雖是除閏月每歲只三百六旬有四
 五日只有二十四氣前後相去皆三百六十五六日
 也胡學於文公者多見前輩論議皆有所本故復紀
 於此

寒林先生黃長睿云饅頭當用稷字

盧文弨云案饅頭本作曼頭不作稷

字書無稷字

見東坡餅賦與元關表諸郡食肆所貨薑豉

用僵字最為有理

於菊礪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摸魚兒
一闕云望關河試窮遙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豪氣
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生寂寞長
羈旅無人寄語但弔多傷桃邊松倚竹空憶舊詩句
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遲暮鷄衣簞食年
年瘦受侮世閒兒女君信否盡縣簿高門歲晚誰青

顧何如引去任槎上張騫山中李廣商略儘風度又
賦雨中花一闕云予往時憶劉改之作摸魚兒頗為
朋友閒所喜然改之尚未之見也數日前忽聞改之
去世

悵惘始不勝言因憶改之每聚首

愛歌雨中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輒倚此聲以寓予
思凡未忘吾改之者幸為我和之十載尊前放歌起
舞人閒酒戶詩流盡期不凌厲羽翮高秋世事幾如
人意儒冠還負身謀歎天生李廣才氣無雙不得封
侯榆關萬里一去飄然片雲甚處神州應悵望家人

父子重見無由隴水寂寥傳恨淚淮山宛轉供愁這
回休也燕鴻南北長隔英游紹叟有冷然詩集十卷
行於世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於鼓門之前老哇明自
埔後達旦傾城出觀巨室或乘轎旋繞相傳云看牛
則一歲利市二日游賢沙四日游天寧六日烏石山
之神光寺西湖之水晶宮逮暮始散此皆圖志所不
載也

梁武

帝八十三以侯景之禍幽辱告終至光堯太上皇帝
之福壽真可於天人中求之國朝大臣如樞相張昇
宮保趙槩皆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案尚刻誤杜祁
公八十一富鄭公八十九文潞公獨九十二張文定公
八十五范蜀公會宜靖蘇文定皆餘八十渡江後惟
史越王八十三周益公八十二云

朱文公移簡輔漢卿云得趙昌父書以致政大夫見呼
此甚真實而又雅馴可為報同社諸人今後請依此
例也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嶽至祝融峯下按
嶽山圖禹碑在岫巉山詢樵者謂采樵其上見石壁
有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復渡
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為苔蘚封剝讀之得古
篆五十餘外癸酉二字案句誤疑是癸酉二字外俱難識韓昌黎
所謂科斗拳身雍倒披鸞鳳泊拳蛟螭而其形模
而字疑誤果為奇特字高闊約五
而模之字每摹一雖墨濃淡不勻體畫卻不甚模糊
歸旅舍方湊成本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彥約并

柳子厚所作及書般舟和尚第

為寶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訪

法圓申以去冬雪多凍裂禹碑自昔人罕見之反

何取之他處以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後巨石似

令解柳碑來匣之郡庠而巳

紹定癸巳七夕後一日予甥董若余忽語予云適有自

弋陽來者言縣境桃花步派人入水見一物長八尺

博四尺有五寸約四百餘斤兩頭如燕尾腰有眼其

一圓其二如半月非鐵非石圖形以示云漁人昇至

縣市火復昇至桃花又火遷于神祠始息衆莫識予
應曰此不難別其制絕類岳陽樓下鐵枷必縣傍谿
中古有龍崇時得道之士如許旌陽者鑄爲此物以
鎮塞妖蛟屢穴歲月深久水所漬故不類鐵致災者
徙岸也異時當復置水岳陽沙上數枚人以爲厭勝
鐵枷或以爲湖賊王么釘石或云昔人拒敵鑊江之
具圖經皆疑其非或有傳會者曰晉太康元年大舉
伐吳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吳人於江積
要害處竝以鐵鎖橫截之以爲必此物今觀弋陽所

出可名之鑊江之具乎以此驗彼厭勝之物明矣
德興邑解有石刻一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
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相見面門無官府身卽疆
健麻麥徧地豬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新絹
衣秋新米飯安穩眠睡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
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飢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
官得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冤者有
理上官不嗔民卽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
母養我明府苗稼萋萋曷東曷西父母之鄉天子馬

蹄沙隨先生跋云右二詩不知何人作上饒公端殿
汪先生過豫章之進賢手書于旅舍後三十年門人
程迴授邑于茲既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真蹟不復
存矣友人高季安會承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因託
刻于石先生下世七年矣噫迴跋此詩始刻於進賢
再刻於德興內子巨浸出於泥滓中石斷字漫邑宰
潘傳重刻之世南愛其言近而意切懼其碑之復淪
故紀於此

雪峯為刹與徑蔣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年僧美

釋開山創寺乾符二年... 禪師傳道德山五
祖寺有木毬相傳謂常受真覺役使呼僕招客毬皆
自往來嘉泰閒寺災毬忽入池中得不壞山周遭
百里閒皆竅音竹笋味極甘美寺眾自三月至五六
月猶饜飲亦覺所植也

游宦紀聞卷第八

游宦紀聞卷第九

鄱陽張世南

世南近於三山邵齋獲觀龍眠所作奉節圖後題云景
 文老兄持節守大名從還吏以訪別念非仁者不能
 以言為贈贈之以佛衣綾而不受贈之以紋縠而不
 受戲作奉節圖以見分首之拳拳然朝廷委寄之重
 雅歌長嘯無復愧於古人矣元祐坤成節日龍眠山
 中人李公麟書景文即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薦
 之後知隰州而歿有詩寄坡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

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二萬軸畫數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坡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錢坡一日語景文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以何爲對劉云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爲絕倒

王金陵字說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公之譏建炎閒莆中鄭樵字漁仲作六書略謂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從六者而生總計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其閒惟諧聲類最多計二萬一千八百一十約以簡

易而盡得作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爲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彡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爲淺疾而有所不足者爲殘貨而不足貴重者爲賤木而輕薄者爲殘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爲晴水之無溷濁者爲清目之能明見者爲晴米之去麤皮者爲精凡此皆可類求聊述兩端以見其凡

字學不講多因前代諱惡遂致書畫差誤漢以火德王都于洛陽惡水能滅火遂改洛爲雒故今惟經書作

洛而傳記皆作雜矣秦始皇嫌臯韻略在上聲字似皇改

為罪自出己意謂非之多則有臯也今經書皆以罪

易臯獨禮記爾雅猶有可攷无字乃子雲奇字古文

天屈西北為无今易中無皆从无它書則雜之矣世

字因唐太宗諱世民故今牒葉棄皆去世而從云漏

泚縲繼又去世而從叟世之與云形相近與叟聲相

近若皆從云則泄為云矣故又從云而變為叟也民

則易而從氏昏愍泯之類至今猶或從氏也以至如

晉諱昭改昭穆之昭為韶音秦諱政而改正月之正

為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耶盧文弨曰案正未必為始皇作征音也

字聲有清濁非強為差別夫輕清為陽陽主生物形用

未著故字音常輕重濁為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故

字音必重如衣施諸身為衣冠加諸首為冠衣與冠

讀作平聲者其音重已定之物屬乎陰也讀作去聲

者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藏曰藏人所處

曰處藏平聲處上聲者輕其作去聲者皆重亦其類

也

胡堂長伯量記度常卿涵星研云寶慶丙戌秋八月渝

州度史君正奉詔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坡仙涵星
研而廬山胡泳記之曰研端石以石眼在池得名形
方以今尺度之可廣四寸其長倍徙高寸有半上廣
下殺其陰容掌不啻面出玉斗爲池斗之半微爲窪
坎如半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以雲
氣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復差大而
高外微綠中黃瞳如針眼而紺碧衆星此爲獨勝小
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
二次而三低如聚東井然汲泉滿池粲粲相輝半月

止墨元雲黠黠而下古人制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
二上列四字曰癸巳端巖下三字曰子容記子容蘇
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二字下
有三字惟泓字髣髴二不可辨西壁外子功二字史
君云研陰七字本亦未嘗刊以借觀者衆懼把玩之
多遂成泯沒故李氏刊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研贈范
純夫侍講風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其二首詩中模狀
與此研實合以年譜攷之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研後
歸李才元家其孫家於成都之成都縣史君以百五

十緡購得之外周以二髹匣蓋陰各有朱字紀歲月
及土人姓名外者乙亥案商刻洋州造大方誌內者
辛未杭州後洋沈上牢坡仙元祐己巳以龍圖閣直
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
旨則內匣為坡仙在杭作無疑距作詩為先三年耳
范李後為媿家故研歸李云

許樞密崧老嘗記黃祕書辯博之說云昔長睿父博學
好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下畫一而中重
三者長睿父識之曰此爭首也蓋著飲食有訟之戒

然則八十一首與周易準其已久矣以世南之見其
器必後漢時物蓋八十一首作於子雲何緣三代時
已有爭首又云初予與長睿父見古太元於中祕書
長睿父手錄藏之明年予復求之則本已亡長睿父
以其所錄借予而卒予既作傳藏長睿父書襄陵埃
見其子弟歸之會兵難起城陷而翰所傳元經與凡
論次周易春秋論語法言以先附便舟適免故古太
元今獨予有逮渡江雷建業一夕兵變火作鬱攸被
予舍望予載決藩籬逝去自悼死生未測而書知亡

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居以反風不焚諸物席卷無遺而書獨存是歲建炎初元也未幾被召行在以書屬家人而行家入九江復遇寇而予舟焚儀真攜書盡亡獨太元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歲客分寧邑人得予書刻之未卒而豫章陷負書奔瀏陽值亂兵入盡棄其裝以書夜度大光保平江月餘敵陷岳陽游騎至平江復以書還分寧刻書乃成尚念世紛之未艾也故屬長老清公藏諸黃龍經藏因念經之幾絕而僅存艱虞若此使學者知斯文之不墜蓋有天

助而哀予顛沛流離萬里保有之難也而其振顯之

天人之際精感神昭則必有和同無間而福祿不量

者矣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隱吏許翰記古太元今不復見惜哉

龍圖馬公遵字仲塗吾郡之樂平人至和州為諫官御

史言時政多聽用國史有傳今其家藏蔡忠惠帖川

金花牋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真奇

物也世南嘗屢得觀之云梅三馬五蔡大皇祐壬辰

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于普照院仲塗和墨聖俞按

紙君謨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陽九評之當處在

何等馬五諾我精婢潤筆皆是奇事凡六十四字今前一紙四字不存南軒先生嘗跋云蔡端明此書大得顏平原涪溪磨崖刻筆意世人但知其端嚴有法度而不察其操縱運用妙處何異趙括讀兵書乎前輩評端明正書為本朝第一蓋不誣也

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內簡一幅與族伯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閒宣召從容聖語云近日郡守辭見竝詣議事堂太子封劄子來但思之甚有未盡處蓋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郡

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遂笑云所謂父不能以傳之子也適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公論上云如張垓者觀其人材儘做得一州只緣鄆渚屯大軍有諸司卻恐它費力故改與九江邁奏張垓是臣鄉人故參知政事壽之子其人誠如聖訓案刻作自得改命極感聖恩至於玉音說其為人雖鄉里與之久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陛下見即盡其平生可謂至當上笑而頷首觀此足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此段乃孝宗皇帝天語拜手敬觀益足以窺

聰明冠倫妙處也

階州產石品第不一白者明潔初琢時可愛久則受垢色暗今朝廷取爲冊寶等用有黃青黑綠數色取之不窮而性軟易攻故價亦廉巴州嘉定府皆產玉石曰巴璞嘉璞堅而難琢與玉質無異故價數倍於階石其溫潤略與玉等敘州宣化縣亦有玉石曰宣化璞谿源出黎雅大渡河其品最高有胭脂標瓜萸標琢爲器物白若凝脂非精鑿者不能辨峽州之上百里間有黃牛神祠中多玉石皆往來賈客或牽江

人得於沙磧閒者以獻有一石質黑紋白隱然龍形作蜿蜒狀鱗角鬣纖悉備具又有如孔雀尾者是爲石中之異忠州樂磧市出玉石舟至岸人競持來求售有指甲紋亦有磨見白質者雖光瑩可觀然皆砒碓也是數郡所產皆予所經歷故亦稍能識別

橄欖閩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小雋永其味勝於蜀產家君嘗手植核於小圃伺其萌茁再歲而樹壯畏霜覆以屋又三歲高二丈許始實初如菘豆凡兩月漸大有墮地者視之木患子也

案商刻患作樵皮可洗衣

功不讓阜角核則人以為念珠者嗚呼地土風氣之
能移物性如是耶橘踰淮而北為枳鸚鵡不踰濟貉
踰汶則死地氣使然無足多怪

後山贈一蘇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巾
尚彊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賜任子淵注
云按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韋宙獨行
方胸中甲錯是為肺癰黃昏湯治之取夜合皮掌大
一枚水煮服之其說最為牽合無義沙隨先生云晚
年因閱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藏邪氣吳名白

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黃昏生海

西川谷蓋指當時癖學為五臟邪氣耳取義精深如
此

莊子云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日月憐心蓋謂天
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雖無足行疾於蚘蛇
行雖疾於蚘豈如風之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
疾風雖疾而勝矣豈若目視所到為最疾目視雖疾
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者唯聖人
能之之意晦翁先生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

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
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
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
此卻不去養他自日至暮只管展轉於利欲之中都
不知覺此說通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來且
卒章不說心字故令人卒看難曉也

南谿柴先生中行字與之吾鄉前輩也以國學上舍登
紹熙庚戌甲科事寧考為祕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
午秋大比漕司前期以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

字公得文移即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川之書以
收科第於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
攷校漕難其報後有讒之者內臺欲加論列何公潛
在諫省曰其所守不變可罪之乎

游宦紀聞卷第九

游宦紀聞卷第十

鄱陽張世南

黃祕書長睿父之子詔紀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圍
 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冊并其先人手書楊傳以無
 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寓饒之德興太寧資福
 寺偶錄遺文遂見之喜甚予偶得其本恐終失墜今
 紀其年譜家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
 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是
 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相涉宜辭押寶使

涉懼事泄凝式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代史補言
時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陽風
景四絕句詩年六十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
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凝式即居
洛矣真蹟今在西都唐故大聖善寺勝果院東壁字
畫尚完亦有石刻書側有畫像亦當時畫又廣愛寺
西律院有壁題云後歲六十九亦當是此年所題此
書凡兩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蹟今存但多漫暗故無
石刻天福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

子賓客時年六十九真蹟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
後又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太子賓
客楊凝式暮春奉板輿至自真原等語其末云清和
之月復至當是此年前後也天福七年壬寅是年有
龔定智大師詩二首時年七十真蹟在文潞公家刻
石在從事郎蘇太寧家晉開運元年甲辰是年元衍
甲辰四月十五日有看花詩八韻時年七十二題於
洛陽一僧舍書勝上後云維晉九載今刻石在湖州
前殿中侍御史劉壽家案商刻開運二年乙巳是年
作劉壽

五月於天宮寺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
少保時年七十三真蹟今在此寺東序并辛丑題同
刻石開運四年丁未是年二月竝七月有寄惠才大
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卽契丹入晉
改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傅真蹟在文潞
公家刻石在蘇太寧家周廣順三年癸丑是年於長
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後又題院似禪心
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真蹟今爲人移
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舊本耳又有與其從子侍御

者家問一帖後題廣順癸丑歲孟夏月真蹟在洛陽
士人家又有判完契五十餘字在洛陽故職方郎李
氏家者刻之無年但稱七月十六日太子少師楊卓
名亦應是廣順中也又家譜云唐脩行楊氏系出越
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
閒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案諸本俱誤鈞據新
唐書宰相世系表改出居
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子
名皆從入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爲義故發之諸子名
皆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

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
記唐六臣傳乃以收為涉之祖嚴之父非也楊凝式
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後唐相涉之子也天資警悟工
草隸善屬文昭宗時第進士為度支巡官再遷祕書
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為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
從西都張全義辟為畱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其才
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此
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御史館脩撰判館事明宗立
拜中書舍人長興中歷右散騎常侍工禮戶三侍郎

後以疾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
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客尋除禮部尚書致仕開運
中宰相彖維翰表起為太子少保分司漢乾祐中歷
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顯
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薨於洛陽年八十
二舊史云年八十五誤也贈太子太傅初凝式父祖世顯於唐
至涉相哀帝時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
涉受命泣語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
將及且累汝朱全忠篡唐涉當送傳國寶凝式諫曰

尊為宰相而國至此不為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紱與人雖保富貴如千載史筆何時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於己往往陰訪羣情疑貳之間及禍者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驚曰汝赤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狂而涉以謙持終免梁禍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適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勝槩輒畱連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

稱癸巳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或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卜第於尹居之側遇入府前輿後馬猶以為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迫冬家人未挾纊自有故人過洛贈以綿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畱之脩行尼舍俾造鞮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飢而凝式不屑屑也畱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畱守必見賙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

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
舉鞭曰姑游廣愛僕又以石壁為請凝式乃曰姑游
石壁聞者撫掌凝式詩什亦多雜以恢諧少從張全
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
曾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它
類若此石晉時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
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
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弗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
及至洛後以詩贈從恩云

案此句下
疑有脫文

其題壁有院似

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官學神仙清麗
可喜也尹洛者皆當時王公凝式或傲然不以為禮
尹亦以其者俊狂直不之責也凝式本名家既不遇
時而唐梁之際以節義自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之
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跡至多本朝興國中三
川大寺剝率多頽圯翰墨所存無幾今有數壁存焉
士大夫家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去以為清玩世以
凝式行書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云贊曰唐李不
綱朱冕乘時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迫於凶威魚伏鼠

遯能全節者無幾故六臣奉璽紱駿奔昇之惟恐居
後而凝式乃能諫父以千載史筆為恥因茲陽狂弗
與世網優游卒歲言足以厲俗智足以全生正諫似
直吏隱如愚豈特甯武子東方朔之流乎世徒知陽
狂可笑而不知其所以狂案商刻不知作不言徒知墨妙可傳
而不言其挺挺風烈如此諫涉之事新舊史皆弗書
復不為立傳可勝歎哉余因彙次筆跡遂為之傳使
百代之下知凝式者不特以工書與陽狂而已

歐公小草世不多見沙隨先生家有所藏石刻東坡跋

云文忠小草秋聲賦歸鴈亭詩當為希世珍藏而思
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閒以苴藉綫纒者荆山之人
以玉抵鵲非虛言也沙隨跋其後云張湯逢君之惡
賊殺不辜獨以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忠公推賢揚
善之功一時元老鉅公多出其門非湯所敢望其萬
一而無湯之罪今其後止有選人三數輩景德監鑄
候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選人之困者也天之報施有
時而爽可為慨嘆又云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
何恨雖然令聞廣譽常若衮繡筆力千鈞常若壯夫

豈與曹蜍輩富貴宦達者同日語哉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坡公一帖云某頓首
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廉
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畱書歐陽晦夫處
忽聞秦少游凶問畱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
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
游過容畱多日飲酒賦詩知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
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因臥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於
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報范承務

范先去
已至梧

州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
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乎何復可
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
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
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
慰吾輩意某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
尚熱惟萬萬自重無聊中奉啓不謹某再拜元老長
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審為誰當考觀此足見坡
公篤愛交友畱意人才為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

湛字處度者也

谷簾三疊廬阜勝處惟三疊於紹熙辛亥歲始爲世人所見宣和初有徐上老弃官脩淨業名動天聰被旨祝髮住圓通號青谷止禪師當時已觀此泉圖于勝果寺之壁蓋未出之先緇黃輩已見特祕而不發耳從來未有以淪茗者紹定癸巳湯制幹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題以爲不讓谷簾嘗有詩寄二泉於張宗瑞曰九疊峯頭一道泉分明來處與雲連幾人競賞飛流勝今日方知至味全鴻漸但嘗唐代水涪翁不

到紹熙年從茲康谷宜居一試問真巖老詠仙張賡之曰寒碧朋尊勝酒泉松聲遠壑憶留連詩於水晶進三疊名與谷簾真兩全畫壁煙霞醒昨夢茶經日月著新年山靈似語湯夫子恨殺屏風李謫仙九疊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堂及有詩云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之句揚子江心水號中冷泉在金山寺傍郭璞墓下最當波流險處汲取甚艱士大夫慕名求以淪茗操舟者多淪溺寺僧苦之於水陸堂中穴井以給游者往歲連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口鎮日嘗取

二水較之味之甘冽水之輕重萬萬不侔乾道初中
冷別涌一小峯今高數丈每歲加長鶴棲其上峯下
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昔時矣玉乳泉在丹陽縣
練湖上觀音寺中本一小井舊傳水潔如玉思順以
淳熙十三年沿檄經由專往訪索僧蹙頰而言此泉
變爲昏黑已數十年矣初疑其給乃親往驗視果如
墨汁嗟愴不足因賦詩題壁曰觀音寺裏泉經品今
日唯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子甘香收入柳枝瓶
明年攝邑六月出迎客復至寺再汲泉又變白置器

中若雲行水影中雖不極清而味絕勝詰其故蓋紹
興初宗室攢祖母柩於井左泉遂壞改遷不旬日泉
如故異哉事物之廢興雖莫不有時亦由所遭於人
如何耳宗瑞思順之子也

游宦紀聞卷第十

乾隆癸卯仲春重校一過知不足齋記

博物洽聞儒者事也非足跡所經歷耳目所睹記則
疑以傳疑猶未敢自信況取信於人乎太史遷少時
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沅湘涉汶泗訪齊
魯之舊蹟過梁楚之故地然後採摭異聞參討往事
而大放於史筆閒至今史官宗信鄱陽張光叔文獻
故家也講學家庭藏書日富蚤從雲臺史君游宦八
蜀見聞已不凡矣及涉江湖達浙閩視昔所獲夥甚
懼遺忘而隨筆之噫有志哉余與光叔交每見其搜
訪異書如獲至寶極力傳寫初不知異聞之有錄也

一日出示余洞心駭目多聞所未聞者以半生經歷
睹記之富而余得大嚼焉饜飫飽矣使用志不已網
羅山海之百珍畢陳其中不特染指者之一快脩史
校書它日或有採證豈小補云乎哉因書其後歸之
紹定壬辰中冬前一日忠定後人李發先書

此書會稽商濬曾刻入稗海第四卷中文有顛錯他
卷亦有脫文余從知不足齋借得舊人鈔本參校乃
始完善 言字書無禊字又韻中不載尖字蓋禊古
但作退尖古但作櫪也然廣韻自有尖字光叔未細

檢耳又言饅頭當用糲字見東晉餅賦今攷東賦中
自作曼字卽字書中亦不見有糲字也又言正月因
避始皇諱故讀爲征此則未然如尚書音常星宿音
秀自是當時所呼如是豈亦有諱耶且政本字尚不
改音而獨改正月一音不可通矣書中使君作史君
此本可通用見于碑刻非誤也卽李發先跋此書稱
雲臺史君者乃光叔之父非謂史姓其人書中有以
啓于闕語于闕猶求官也商本乃改于闕作于冊古
書之流傳者往往爲不學之人所竄改其可笑多類

此如不見舊本又烏從而盡正之耶因有刻本而遂
廢鈔本此大不可乾隆己亥十一月三日東里盧文
昭坐西軒書

